



麟寶卷之五十三

定公二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音烏

於越入吳

左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

將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

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

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

璵璠俱反璠扶元反

卷之五十三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匡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栢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

射食亦反

壘亡匪反

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壘 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

爲去聲

遠于節
反

賞闞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闞巢申包胥王孫
 賈宋木闞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
 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
 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逝賞王將嫁季芊
 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
 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
 保路國子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
 麇夜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郢城
 下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
 之有能而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

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
 能也

隊直對
反

○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見藍尹疊載其
 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
 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
 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曰之
 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
 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効之無乃不可乎臣
 避於成曰以傲君也庶峻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
 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

長展兩
反下同

殺申志
反下爲
殺同

行下孟
反
殺式志
反

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
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
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
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
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
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爲殺上虐下爲討而況
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
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闞伯比以
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

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
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
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
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陘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
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
大誚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歆昌欲
反遄市
然反

左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鄭

左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鞏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

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強其丈
反為干
偽反

偽反累
力追反

左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
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于都而
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犁力兮反

使所吏
反

左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
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
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
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繇上獻揚

溷侯温
反飲於

反饋
温光反

賈音古

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
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
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
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
也乃執樂祁

冬城中城

穀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左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

周僖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有二月天王處于姑蓀辟僖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

左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左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墮許規
反
苦始然
反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宮黨掌

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呼火故反

公至自侵齊

左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大音秦行戶即及

二月公侵齊

左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左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陀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陀授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

軟所洽
反按子
對反挽
烏喚反

反詬呼豆

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
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
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
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
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
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縶以從將行
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
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
人使晉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
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

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
鞅會於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

去起
反更音

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
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
禘于僖公

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
祀叛者五人

盜竊寶玉大弓

左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軍曰癸巳
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軍何故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
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

鉞音皮
又盾食
先反叶
仕詐反

射食亦
反下同

說他活
反

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
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
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
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
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

辭音遍

謹呼官
反

食音嗣
戰五多
反鏡七
廉反

天
同

從弟木
用反從
者同
駭素動
反射食
亦反警
直更不
說如銳
反

趣七欲
反僅共
漸反

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
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
懼而歸之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
謹陽關以叛

公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
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實竊之陽虎
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
迭而食之職而鉞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
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

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馬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
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死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
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
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
越下取策臨南駭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
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弒不成却反舍于
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戰而曰彼哉
彼哉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
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寶王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
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
取而取之謂之盜

麟寶卷之五十四

定公三

九年春王正月

左鄭駟歆嗣子大叔爲政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
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
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
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
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

鄭伯蠆卒

蠆勅
邁反

芾芳時
反
芾芳時
反
芾芳時
反

得寶玉大弓

左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代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

罷音皮

方服

反 鑿若結

惡音烏

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品人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穀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

下遯嫁
反下同
難乃且
反
斬居觀
反

糴諸若
反媚武
冀反替
星曆反

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
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
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
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
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
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
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
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齊侯致禘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
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誓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

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宿旅
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
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禘之與之
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
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左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

相息言
反

好呼報
反下同

反竟音
祥婢亦

還音折
洪音素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

秕必履
反稗皮

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公至自夾谷

爲危于
僞反
顛古憐
反相息
亮反兩
相同
上時掌
反
好呼報
反遠七

穀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

旬反屬
章欲反

為于偽
反

磨子磨
反

徒何
反
植市力

過市車
反

藐音藐

射食亦
反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邾鄆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

陀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謹火
官反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胡
口反

左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

國魚曰

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馬亞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復扶又

左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祗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

使所更

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

呼火故

射食亦

殿丁練

數色生反

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
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
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匡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
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
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
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
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

衰七雷反經田
舍音捨

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宋公子地嬖遠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
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公取而朱
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
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
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
必止子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遠其居反嬖必
計反
扶勅乙反
腫章勇反
頗音多反
竟音境

竟音境

左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佗徒何反 彊苦侯反

左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為于僞 反 廷求往 反

入于蕭以叛

穀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魑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泄盟

還徐 延反

左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許規反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滑乎八反

左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墮許規反

左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

頌音祈

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音加

左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

鄭古聞反傳張總

衛保乘與下駕乘繩證反廣古

曠反必利反

或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曠於兩反

爲于僞反

左晉趙鞅謂邾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邾鄆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

從才田
反說他
活反

不與音
預

行戶郎
反

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
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
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
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
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
人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射食亦反

蹀力秋
反

左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
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
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
之荀蹀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
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冬十一月荀蹀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
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
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

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

左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柰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圃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曰魯獻子有關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

耆者耆
反鞞必
告反

反 梓祖骨

鐸徒各

反 爾吉

與反 鄭

之亮反

難乃日

反 培蒲

壘力軌

回反

難乃日

同

長丁丈

反 學音故

相悉亮

反

說音悅

日子不欲也若欲之胙也待交梓可也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爾絲乎抑為保

郭乎簡子曰保郭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

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

以為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

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

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

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蒙

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

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

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

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

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

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

之以及此難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

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度曰可以鑑

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

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

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
 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
 怨若怨焉
 薛弒其君比

麟寶卷之五十四終

麟寶卷之五十五

定公四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戌式樹反

左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

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

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

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

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

卒衛侯始惡於公孫戌以其富也公孫戌又將去

鮪七由反

難乃日反鮮息淺反與音預惡鳥路反去起

臣反

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
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惡鳥路
反知文
音知後
知氏並
同

〔左〕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
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
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
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
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
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
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

莫讓故
反

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牂歸

佗徒何反
牂子郎反

〔左〕頓子牂欲事晉皆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將遂反

〔左〕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

行戶郎
反屬之
欲反下
同

到古頂
反將子匠
履九具
反夫音
扶差初
佳反

脚婢支
反
鮒符遇
反

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到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
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
一屨還卒於陘去樵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
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
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去賢反

左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
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
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他刀反

左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市軫反

公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
熟曰燔燔扶元反

穀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其辭
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
欲書春秋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
貴復正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苦怪反
聵五怪反

孟音于
婁力侯
反艾五
蓋反猥
居牙反
少詩照
反下同

戕才良
反行商
于反

左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
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
艾豸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
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
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
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
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
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
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
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缶俯九反

圃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

圃亡丈反 嬾良獎反

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蜩蝻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語魚據反下同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

夫音扶

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飲於媿反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

長展兩反

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

夫人音扶

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朝直遙反下並同見賢遍反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

反 庀匹姬

歎昌欲

反朝直

進反下

朝日同

服同

大音太

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
 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
 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
 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
 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
 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
 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
 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

少詩照

反

盛音成

反 滌土刀

下遐嫁

反下同

統多敢

反絃胡

耕反絃

夷然反

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
 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
 司戴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
 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
 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
 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
 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
 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卿之夫人加之以絃緹
 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

衣於既
反
辟婢亦
反

在下如
字

闕羣委
反與音
預飫於
據反

別彼列
反

守手又
反

度待洛
反
好呼報
反

共音恭
拘音恂
指音叨

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
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
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
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
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
闕門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
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盍飫則退仲尼聞之

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
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
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
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
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
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
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搯膺無
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

知並去聲
也夫音扶
莫作著

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麟寶卷之五十五終

麟寶卷之五十六

余敷中輯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毋定姒四歲卽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秋絕筆謚法折仁短恭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

裁才代反
辨扶勉反

會古外
稽古今
反
員音云
去起呂
反過古
禾反澆
五叫五
報二反
緡亡巾
反娠音
震又音
申相少
皆去聲
基音忌
艾五蓋
反諱音

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匡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弋復

詳行直
呂反禮
許既反
夏戶雅
反施式
破反

伯姬子
又音霸
聚才
反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西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

華戶化反

伯必嫁反罷蒲迷反燼從刃反

繫一兮反

筆之藥反眩古孩反匱弋支反解佳賣反搯苦滑反

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
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
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
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
於天天若應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
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
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
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而幣行禮敢
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
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狂於越

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
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
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
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
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
也君王不以鞭筆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
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男
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
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狸埋之而狐搯
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

劉魚廢
反
度待洛
反

燼從开
反

下夫
反
許鬼
反

舍音拾

賈音古

下而又劉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
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
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
吾將許越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
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
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
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
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
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
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

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
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
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
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
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
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
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
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還吳者吾
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

所使所
吏反

女於女
尼據反
下同畢
從才用

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簞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太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

即所
反

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致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

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吳代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麤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麤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

解居黜
反

強其文

庀匹爾

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
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
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
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
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
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
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
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
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
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

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
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
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
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
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
不從則不郊矣

陸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邾鄆圍五鹿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

艾魚廢
反
暴少下
反

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
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
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
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
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
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
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
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然用其民以敗

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
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
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
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
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
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
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
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
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聲

不方九

後七全反

困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
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
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
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
闔閭卽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
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
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
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
必懼是故得氏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
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

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
以待吳吳將斃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
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左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

鄆火號反

卷之五十六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

穀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

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左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纁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穀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

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反般通還

反陳直觀

反艾魚廢

左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

反詭呼豆

反辟步 屬之欲 履訪

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詭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

麋九倫
之詰起
吉反疴
始然反

僕素
反
艾魚廢
反武江
為于僞
反為子

僞反

射食亦
反
發吐刀
反

略左作
反
脰鳥口

為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疴作而伏衛太
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
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
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
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蠶旗天子
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
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僂曰雖克
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
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

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師取蠶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
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
戰簡子曰吾伏股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
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
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
鞞皆絕

國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伏發略血鼓音不
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上九下
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

鞅平義
反諄之聞
反

鞅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
材兩鞅皆絕衛莊公禱曰曾孫荆驥以諄趙鞅之
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
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
敢請簡子曰志父寄也

螻力侯
反黠乙
減反

圃趙簡子曰于螻史黠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
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圃簡子曰何為
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
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

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
以訓矣

道之之
道音導
不方九
反下同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黠侍曰將
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
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
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
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
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
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
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

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非良臣也簡子
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瘡壯馳茲
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
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
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龜鼃
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犖侍曰臣聞之
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
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

蛤古峇
反蜃市
彭反

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猷肅之
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
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
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
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
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
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
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

珩戶庚
反
觀古亂
反射羊
益反

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
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
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
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
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
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
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
也

不方有反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
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
來

麟寶卷之五十六終

麟寶卷之五十七

哀公二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夏戶雅及曼音萬

左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公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

其為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

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

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

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

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

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

悛七全

還戶關

律旬尹
反楷音
諾

府庫慎守官人蕭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藩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圃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斲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蕭慎氏之矢也昔

極古活
反分扶
問反下
並同

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左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郭

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邾鄆十一

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

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

反 錯口該

反 况于

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

姓公孫盱

穀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

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

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

之盜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取曹叛
反

菟音徒

左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
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
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
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
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
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
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
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
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
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切

公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
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
記災也

穀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

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

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

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

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五年春城毗毗類夷反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任音壬
郟呼各
反時音
正

好惡也
去声

左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

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

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

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

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

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

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

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

間音弱
疾勅觀

反

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宣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
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
曰景公死乎不與理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盜鄭馴秦富而侈嬖大夫也常陳卿之車服於其
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
堅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
敢怠皇命以多福

反 反 反 反 反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
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
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
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

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
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
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
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
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
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
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叔還會吳于相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
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
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
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問退曰君
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
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
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
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
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

崇恩遂
反
睢七餘
反

曰除腹心之病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
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
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
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
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
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
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

覲胡歷
反

齊側皆
反

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懞貳者而又能
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
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
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
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
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
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
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
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
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

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
 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
 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
 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
 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
 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
 享無度民神同位民潰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
 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
 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通天

別彼別
 反

上特掌友
 下親嫁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
 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
 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
 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
 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
 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
 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

食采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以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

齊側皆反

底音旨

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合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豢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

齋即夷反通作

反胡計
胡界二

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
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姁其讒
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
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
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
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
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
之盛王后親縹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
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
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

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
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
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
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
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
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
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
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
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臣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反其子余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同穀音都反

左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出筴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
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
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
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乎而皆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反差所宜
反點之
反廉反
反辨之舌

反說音悅
反句古候

反論他上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
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
如顛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
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
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
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
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
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
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

吳常朱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

反諛况元

公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諛也此其為諛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

聞五鳩
反遠七
句反

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穀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反

左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

左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鄆鄆才綾反

左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

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

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

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

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

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

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

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

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

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

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

斷下管
反羸力
果反

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
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
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禹國今其存者無數
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
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

惡音烏
數所主
反

為皮水
反
辟匹亦
反

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
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
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
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
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
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
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
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
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

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穀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

反疆其良

反弋以職
反說之音

邢音于

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憂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憂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

邢

麟寶卷之五十七終

史外集

下外集

新



